

調 查 報 告

壹、案由：據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陳訴：台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五庭於更八審審理徐○○擄人勒贖案，在徐○○業選任辯護人之情形下，竟於言詞辯論前透過違法指派公設辯護人之手段要求徐○○認罪，且拒絕調查被告有利事證即於二個月左右結案，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公平法院精神等情乙案，為維護公平正義，有深入瞭解必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據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陳訴：「台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五庭於更八審審理徐○○擄人勒贖案，在徐○○業選任辯護人之情形下，竟於言詞辯論前透過違法指派公設辯護人之手段要求徐○○認罪，且拒絕調查被告有利事證即於二個月左右結案，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與公平法院精神等情，為維護公平正義，有深入瞭解必要」乙案，案經李委員復甸自動調查，向臺灣高等法院調閱相關文件，就相關疑點說明，及約詢本案公設辯護人郭書益、陳德仁，並經詳細研閱後，業調查竣事，爰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 一、按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丁)項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¹：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補注：司法利益（the interests of justice））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²」。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¹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everyone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following minimum guarantees, in full equality:

² To be tried in his presence, and 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員會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稱：「三十七：第二，如第十四條第三款(丁)項規定，所有遭刑事指控的被告有權親自替自己辯護或通過自己選擇的法律援助辯護，並有權被通知他享有這項權利。這一權利涉及到互不排斥的兩類辯護。有律師協助者有權在職業責任限度內對其律師作關於受理案件的指示，代表自己作證。同時，《公約》所有正式語言的措詞都很明確，規定由本人『或』由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因此被告有可能拒絕任何律師的協助。然而，這一無律師的自我辯護權不是絕對的。在具體審判中，出於司法考慮可能會違背被告的意願而要求指定律師，特別是當其嚴重和不斷干擾進行適當審判或面臨嚴重指控，卻無法親自為自己辯護時、或必須保護易受傷害的證人在受被告詰問時不受威脅和恫嚇。然而，對被告親自為自己辯護願望的任何限制，必須有客觀和足以重大的目的，不得超越維護司法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因此，國內法應當避免絕對地禁止個人在刑事訴訟中無律師協助，親自為自己辯護的權利。³」；復按聯合國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 to be informed, if he does not have legal assistance, of this right; and to have legal assistance assigned to him, in any case wher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so require, and without payment by him in any such case if he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means to pay for it;

³ Second, the right of all accused of a criminal charge to defend themselves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counsel of their own choosing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is right, as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14, paragraph 3 (d), refers to two types of defence which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Persons assisted by a lawyer have the right to instruct their lawyer on the conduct of their case, within the limit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to testify on their own behalf.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ding of the Covenant is clear in all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at it provides for a defence to be conducted in person “or” with legal

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 *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⁴ 認為：「本項公約提供每一個遭刑事指控之被告有權親自替自己辯護或透過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辯護，這兩種模式並不會相互混淆：被告受到律師維護自己利益，傾聽及提供案件意見，同樣地委員會考量官方用語非常明確是『本人或由自己所選擇的法律援助』進行辯護（防禦）並不能逸脫此點；事實上，若被告必須接受不想要的辯護人（他不能信任或得到有效率幫助）；當渠辯護人指定並非基於個人意願時，被告訴訟防禦權—司法基石，便會受到侵害。受到律師協助的權利雖並非絕對，儘管被告與律師之信賴關係十分重要，然具有司法利益需要指定辯護人違反被告意願，如實質持續阻擾法庭程序或是受到嚴重指控而不能夠維護被告自身利益或保護受到被告使用質問方式折磨易受傷害的證人等始能受到限制，任何限制必須要有實質充分

assistance of one' s own choosing, thus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accused to reject being assisted by any counsel. This right to defend oneself without a lawyer is, however not absolute.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may, in the case of a specific trial, require the assignment of a lawyer against the wishes of the accused, particularly in cases of persons substantially and persistently obstructing the proper conduct of trial, or facing a grave charge but being unable to act in their own interests, or where thi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vulnerable witnesses from further distress or intimidation if they were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accused. However, any restriction of the wish of accused persons to defend themselves must have an objective and sufficiently serious purpose and not go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Therefore, domestic law should avoid any absolute bar against the right to defend oneself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⁴ Communication No. 1123/2002, *Correia de Matos v. Portugal*, paras. 7.4 and 7.5

重要的目的，不能超越其所支持的司法利益。」⁵⁶，此點在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三項C款亦稱「由他本人或由他自己選擇的法律協助為自己進行辯護，或如果他無力支付法律協助的費用，則為公平的利益所要求時，可予免費」（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 or, if he has not sufficient means to pay for legal assistance, to be given it free whe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so require）等語自明⁷。綜上可知，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所

⁵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article 14, paragraph 3 (d), of the Covenant provides that everyone accused of a criminal charge shall be entitled "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 The two types of defence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Persons assisted by a lawyer retain the right to act on their own behalf, to be given a hearing, and to state their opinions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that the wording of the Covenant is clear in all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at it provides for a defence to be conducted in person "or" with legal assistance of one's own choosing, taking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e right to conduct one's own defence. In fact, if an accused person had to accept an unwanted counsel whom he does not trust he may no longer be able to defend himself effectively as such counsel would not be his assistant. Thus, the right to conduct one's own defence, which is a cornerstone of justice, may be undermined when a lawyer is imposed against the wishes of the accused.

⁶ 7.4 The right to defend oneself without a lawyer is not absolute, however. Notwith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rust between accused and lawyer,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may require the assignment of a lawyer against the wishes of the accused, particularly in cases of a person substantially and persistently obstructing the proper conduct of trial, or facing a grave charge but being unable to act in his own interests, or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vulnerable witnesses from further distress if the accused were to question them himself. However, any restriction of the accused's wish to defend himself must have an objective and sufficiently serious purpose and not go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⁷ 事實上在歐洲人權法院針對某些國家如土耳其、義大利等有特別（安全）法庭制度，任意替當事人指定辯護人，或恣意將其所選任辯護人解任，均被指摘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公平法院之精神。

謂「to defend himself in person or through legal assistance of his own choosing」（中文翻譯應為自己辯護或通過自己選擇的法律援助辯護）之訴訟基本權，乃本於自身訴訟防禦權，故基於自我決定權可以再行尋找具有信賴關係之法律扶助者（通常為律師），此種接近自己所指定律師權利，不得任意被破壞，否則有違公平法院精神，合先敘明。

二、復查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五一一號判例稱：「審判長對於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以被告未經選任辯護人或雖經選任辯護人而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始有其必要。」⁸

三、第查，本案（台灣高等法院一〇一上重更（八）字

⁸ 本則判例於民國95年4月25日經最高法院95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判例加註，並於95年5月25日由最高法院依據最高法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施要點第9點規定以台資字第0950000460號公告之。本則判例保留，「應注意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已修正」。

第八號案件) 審理與指定辯護人程序，臺灣高等法院於一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收案，該院值日法官林孟宜於同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以電話紀錄通知律師林○○、尤○○、陳○○律師，於下午三時三十分至該院專二法庭進行羈押訊問程序，辯護人林○○、尤○○隨即到庭，其後被告還押看守所，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受命法官劉○○實施準備程序，辯護人尤○○、陳○○律師亦到庭執行業務並提出該審級刑事委任書狀及林○○、尤○○、陳○○律師之調查證據書狀；然該院卻於同月二十六日發指定辯護人通知書予該院公設辯護人郭書益、陳德仁擔任本案辯護，其後公設辯護人在同月三十日調閱全卷，並至台北看守所接見被告徐○○，並分別於同年五月四日與五月七日審判程序時在庭(並未實施辯護)，五月七日辯護人林○○當庭表示異議稱「本件案件由我們三位辯護人辯護中，我們並沒有中斷辯護或者阻礙鈞院訴訟進行，鈞院定了兩次審理庭，我們都配合，徐○○在上星期五陳律師表示，於上星期一鈞院請了兩個公設辯護人去看守所接見徐○○，要他依照速審法認罪，徐○○的父母也在這幾天去接見徐○○，徐○○也這樣說，不知鈞院是否有請公設辯護人去接見徐○○，如果有的話，是否表示鈞院已經正式公開不信任三位辯護人的辯護，而且被告有辯護人的期間，如果法院可以擅自請公設辯護人接見被告，甚至對被告的答辯有所指示，是不是對法院的公正已經有所影響，請鈞院說明，這個事情已經牽涉律師倫理，法官倫理的問題，而且妥速審判法，固然有規定羈押8年如果沒有審結，不能繼續羈押，被告徐○○對於羈押當然有意見，但是更重要的，到底本件的是非是什麼，如果鈞院是一定要在5月19日之前審結，

而不注重程序的正義，這樣是法院嗎？」審判長對此諭知：「公設辯護人為準備程序時就指定了，至於公設辯護人要如何行使辯護權，我們無法干涉，至於他們是否要去接見被告，這部分是他們辯護權的行使與本院無關，任何案件我們都不會指示公設辯護人去怎樣對被告說明，公設辯護人要怎麼樣去接見被告，怎樣對被告家屬說明，不在本院的職權範圍裡面，這部分並非本院的問題。」；林○○律師再行補稱：「本件一直有選任辯護人，不了解為何鈞院指定公設辯護人，也不符合一般指定公設辯護人的慣例，縱使鈞院指定公設辯護人在先，我們在後，也理當告知公設辯護人沒有繼續為本件辯護的必要，因為本件從鈞院準備程序開始，我們選任辯護人沒有一次沒有人到，為何公設辯護人可以在上星期一即將辯論之前，對不是他的當事人作指示，請鈞院徹查是否有違反律師倫理，或者違反公設辯護人的規定。」尤○○律師再行起立補稱：「本案件在判斷這兩名共同被告對徐○○的指述是否可信，是經驗、常識的問題，剛才林律師這麼憤怒，是因為公設辯護人的行為實在是太不尋常，完全不符合我們一般的經驗，也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因為選任辯護人最多三人，我們這個案子的選任辯護人也是三人，理論上公設辯護人沒有受委任，沒有法律上地位可以接見被告，所以這一切都太不符合經驗法則及法律規定，這也是林律師生氣的原因..。」等語（見高院卷 頁289-315），此為本案爭議經過。

四、本案臺灣高等法院對此系爭程序問題查復稱：

- (一) 本案自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檢察官起訴繫屬於原審法院迄今已逾十六年（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原判決確定後至九十四年六月二日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更審前止，並非本案審理期間），依九十

九年五月十九日公布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法院應依法迅速周詳調查證據，確保程序之公正適切，妥慎認定事實，以為裁判之依據，並維護當事人及被害人之正當權益；法院行準備程序時，應落實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於準備程序終結後，儘速行集中審理，以利案件妥速審理；法院就被告在押之案件，應優先且密集集中審理。本院受理旨揭案件自應依上開規定，妥速審理。

- (二) 刑事訴訟程序中，面對具法律專業素養之公訴檢察官，被指涉犯重罪之被告，因欠缺法律知識，易居弱勢，恐有嚴重侵害人權之虞，從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又恐因被告選任之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為落實人權保障及訴訟照料，同條第二項亦規定，審判長亦得指定公設辯護人為其辯護，以應週全。
- (三) 法律上屬強制辯護之案件，縱經選任辯護人，卻屢見於審判期日未經請假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為實踐程序正義，充實被告之防禦權，兼顧訴訟程序順利進行，達到速審之要求，如認上情將導致訴訟延滯，除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情形，於程序中為指定公設辯護人外，亦得於案件進行之初，即為指定，俾使公設辯護人進行閱卷及律見，為進行實質辯護預作準備，縱隨後被告自行選任辯護人，依同條第四項之規定，亦無礙於先前之指定，以利終結，是本院一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收案後，於審理期間預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於法有據。
- (四) 再者，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公設辯護

人對法院及檢察官獨立行使職務。析言之，公設辯護人僅在法庭上與其他參與訴訟行為人，共同接受審判長之指揮依法定程序進行訴訟外，與合議庭（審判長）並無隸屬或服從關係，其執行職務（如律見）更無須向合議庭報告或請示，併此敘明。

- (五)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規定，有關侵害被告速審權而得酌量減輕其刑，法院應審酌訴訟延滯，是否因被告之事由，亦即是否可歸責於被告，為得否減輕之依據。且所謂歸責態樣不一，當然亦包括是否合法適切的行使辯護權。速審法公布後，通說認係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法院審理案件除應受多重法的規範，法官妥速審結之壓力亦甚於往昔，於通案上，既無從得知案件究竟何時全案終結確定，只能在每一審級每個程序環節中，善盡妥速之要求，兼顧各項歸責事由之排除，冀所有參與訴訟行為人，其所參與之行為，於訴訟終結時，均能獲致合理的評價，而無遭受損害之虞云云。

- 五、經核，由前揭過程可知，有關公設辯護人部分，依據公設辯護人管理規則第八條規定：「公設辯護人於接受法院指定辯護案件之通知後，應即為下列事項，以維被告之權益：一、調閱訴訟卷宗及證物，詳研案情，積極、忠實為被告之利益蒐集事證。二、必須親自接見被告一次以上，探求事實真象，如有必要時，並得親赴犯罪地或其他有關處所蒐集有利於被告之證據。三、於接受法院關於訊問期日之通知時，應到庭陳述意見，並行使詰問權如發現有利於被告之事證，並應提出準備書狀，聲請法院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四、應善盡職責，撰寫辯護書狀。」故公設辯護人前揭所為符合相關法令並無違法；然有關更八審指定辯護人部分，雖該院稱「法律上屬強制辯護之

案件，縱經選任辯護人，卻屢見於審判期日未經請假或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為實踐程序正義，充實被告之防禦權，兼顧訴訟程序順利進行，達到速審之要求，如認上情將導致訴訟延滯，除合於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情形，於程序中為指定公設辯護人外，亦得於案件進行之初，即為指定，俾使公設辯護人進行閱卷及律見，為進行實質辯護預作準備，縱隨後被告自行選任辯護人，依同條第四項之規定，亦無礙於先前之指定，以利終結，是本院一〇一年三月十二日收案後，於審理期間預為被告指定公設辯護人，於法有據」云云。然與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五一一號判例解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意旨顯有齟齬，無庸贅言；復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三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依據前揭所述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丁)項規定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三十二號一般性意見等解釋意旨指出，必須具備『實質存在』司法利益時，始能例外未經被告同意指定辯護人，然本案所謂『司法利益』根本從未出現，惟臺灣高等法院竟然恣意違法（憲法、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判例等）指定公設辯護人，進而使公設辯護人依法行使閱卷、交通權等辯護人權利，令人費解與質疑。從而，按刑事訴訟法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本案之辯護人並未有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公設辯護人按目前慣例已由固定之公設辯護人配置特定股別之法官。察諸本案使被告懷疑公設辯護人為法官之臂指，並非無由，更所不宜。該項指定實悖離法律正當程序，斲傷公平法院原則，臺灣高等法院猶飾詞搪塞，顯有不妥。

六、綜上所述，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五庭於更八審審理徐○○擄人勒贖案，在徐○○業選任辯護人之情形下，竟於言詞辯論前透過違法指派公設辯護人而遭被告質疑係為「法院透過公設辯護人要求認罪」，顯然違反憲法第十六條訴訟基本權保障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並與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第三款(丁)項規定及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三項C款之接近自己所指定律師訴訟基本權利相悖離，嚴重與世界人權基本要求相齟齬，自有違法律正當程序原則，顯有不法；另按公設辯護人制度在世界各國多以義務律師(pro bono attorney)或法律扶助制度(legal aid)取代，且以無力自聘律師為範疇。日本之國選辯護人亦以貧困或其他事由不能選任為限。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適用國際公約之結果，被告仍有選擇自任辯護之權，我國公設辯護制度似有重新檢討之必要，併予敘明。

調查委員：李復甸